

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滋养润泽，而当代文化的孕育与传承，也同样离不开社区生活这一泓活水。内容健康、形式活泼的社区文化，不仅涵养着我们的精神气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积极和多元的生活场景，而且对培养家园意识，凝聚社会人心，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国幅员辽阔，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文化生活千差万别。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各地文化发展既有时代共性又具地方特性，文化形态百花齐放，蓬勃发展。为此，本报记者选择具有东中西特色的三个城市，记录当地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交流我国蓬勃发展的社区文化经验。以期能更好地反映群众文化生活水平，关注基层文化民生，促进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编者

文化圆桌



长春：由欣赏到组织参与

本报记者 孔祥武

从春到秋，迎着旭日霞光，或在华灯初上时，漫步长春街头，可以随意观赏或随时参加到广场、公园和街头的健身操、大秧歌、街舞和群众演唱会等活动中。在这些群众文化活动中，有蹒跚的孩童，有白发的老者，有专业演员，有民间文艺团体……

文化艺术周和艺术精品系列演出等群众文化品牌也早已在长春市民的心中生根发芽。前不久，记者观看了长春市第二届社区艺术节的一场演出，整场演出历时一个半小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演节目都由各社区的居民自编自演，贴近生活，质朴自然。歌舞《欢聚一堂》、京剧《咏梅》等精彩节目更是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近年，长春市以社区为主体，开展百场群众性的社区文艺演出，平均每个社区至少有3场演出，涵盖了京剧、音乐舞蹈、小品曲艺、国标舞等多种文艺形式。其中，南关区社区文化

活动已走过了5年历程。这5年中，南关区在全区范围内连续成功举办了两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四届社区百场文艺演出，社区文化活动既注重普及，又不乏精品。万人合唱、书画赛、家庭才艺赛、秧歌赛、优秀电影进社区、趣味运动会、原创文艺作品大赛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已达千余场次，参与演出和观看的群众累计逾30万人次。

长春市中心最大的广场——文化广场，自1996年重建以来，只要天气好，每天都有社区文艺活动，日客流量万人以上，成为长春永不落幕的“免费露天音乐会”。

长春市文化局负责人介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不满足于对文化艺术的欣赏，而要从文艺活动的观众变成文艺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仅去年长春市就新建了9个露天广场舞台，各级文化馆也主动帮助社区文艺团体购买器材并给予艺术指导。

农家郎快乐成长

余连

“儿童剧创演不易，因为小朋友更单纯也更聪明”。这是许多儿童剧导演的感慨。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的反应很直接，很活跃，要排出一部适合孩子们口味，让他们喜闻乐见又兼具教育意义的儿童剧，的确不易。新近由安徽省话剧院推出的儿童剧《山里的泥鳅》却是一个成功作品，从儿童视角出发，以载歌载舞的表演风格，讲述了农民工子女成长中的烦恼，城乡孩子心与心的沟通。

除拥有吸引孩子们的情节和轻喜剧般的风格，一部优秀的儿童剧，还应具有社会责任

感。《山里的泥鳅》关注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子弟。作品对这一社会问题做了诗意的表述。我国现有1亿多农民在外打工，每年约有2000万农民工子弟进城读书。巨大的城乡反差造成城乡孩子间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山里的泥鳅》试图通过孩子们最纯洁、最真诚的心灵展示，引导人们学会理解、宽容，学会相互容纳与尊重。

不可否认，当第一代农民工涌入城市时，城市带给他们很多阴影；如今，当他们的子女怀揣着梦想走进城市时，不用再经历父辈的创痛是社会和时代对农民工最为公正的礼遇。艺术作品应该以积极态度折射社会，让孩子们不仅得到愉悦，心灵中也受到滋养，这是艺术的责任。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

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日前成立，文化部部长蔡武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等人出席了揭牌仪式。

(黄雯)

作家见识聚馆枣园文物

日前，我国唯一的活态“国宝”，2005年被列为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黄骠聚馆古贡枣园，迎来蒋子龙等采风作家。如何通过文艺创作表现枣园文化，光大文化遗产民间保护力量，成为讨论话题。

(文萧)

《小说选刊》入选畅销报刊

自今年第8期起，《小说选刊》封面上出现了“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的图标。其入选得益于品牌价值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李胜)

于魁智等拜叶蓬为师

于魁智等30位青年演员日前拜中国戏剧学院教授叶蓬为师。这天适逢京剧大师杨宝森百年诞辰，叶蓬为其亲传弟子。

(孙贤婷)

上海：15分钟文化圈

本报记者 曹玲娟

58岁的张秀芳退休3年了，最近她所在的合唱团报名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歌会，400余支合唱队的数万人将在体育场通过电视转播，与黄河流域9个省、自治区分会场的合唱团共同唱响“黄河”。张秀芳挑起了合唱团的大梁，“我跟大家说清楚，重要排练不能缺席的，大家表现很踊跃，都很开心。”

吃了晚饭，社区的居民喜欢到文化中心前面的广场上溜达。“黄昏时分广场很热闹，我就穿过广场去练合唱。”张秀芳觉得，在广场上唱歌不严肃，她也不乐意和不认识的人跳舞。不过，在广场上跳舞，可是上海滩不少上了年纪的舞蹈爱好者们的最爱，各种舞曲都不乏

高手，偶尔还能找到穿着一丝不苟的“老克勤”。

张秀芳则喜欢把精力放在合唱团。她忙着为合唱团写材料，将合唱团平时的演出录像一段段挑出来，做成DVD送到世博局去，因为世博会正在招募世博园区合唱节的演出，张秀芳很希望她们能被选中。“我们从来不说要什么报酬的，大家只要快活就行了。”

现在的上海已经构筑起“15分钟都市公共文化圈”，就是让老百姓走出家门，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文化设施。张秀芳的家就在花木街道社区文化中心边上，“文化中心很健全的，里面有舞蹈房，有我们合唱团的排练厅，图书馆也在里面，有打乒乓球的，有书画室。”张

秀芳爽朗地笑。

要是路过居委会，张秀芳总爱进去看看报纸，顺便问问小区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热心的张秀芳是人们口中的“张老师”，小区里组织交通文明路口志愿者，张秀芳总会参加。常常大清早到小区附近的路口协助管理交通，督促行人走斑马线。“居委会里也有联谊会的，这里的人喜欢唱沪剧，居委会就组织大家唱。”张秀芳感慨，“现在的活动是够丰富的，就看你参不参加了。”

张秀芳的朋友中，还有比她更快活的——群老伙伴，骑上自行车直奔崂山，再坐火车回上海。“我不敢去，主要是考虑安全第一。”张秀芳笑言，在朋友们忙着游览山水时，她就去附近的艺术中心看演出，“有歌剧院的演出，有北京来的《杜十娘》什么的。”她突然想起，“我们合唱团还曾被人家邀请到东方艺术中心演出过的，唱音乐剧《猫》里面的选段呢！”



裴艳玲(速写) 罗雪村作

武生、须生、花脸，半个世纪演遍须发儿郎。六旬开外首演青衣，女装扮相惊艳全场。女武生裴艳玲自称——

一生有梦只为戏

本报记者 刘玉琴

“头戴紫金盔齐眉盖顶，为大将临阵时哪顾得残生”，这是裴艳玲在京剧《战太平》中的唱词。看着她在舞台上虎跳豹跃、悲歌慷慨，尤其翻腾挪、歌声念白气息有力，便觉得裴艳玲的功夫十分了得。她的嗓音嘹亮，边舞边唱，如行云流水。裴艳玲的惊人之处还在于时常亮出绝活：一口气拧60多个旋子，61岁演7岁的哪吒，“呼呼”飞旋的乾坤圈在手中转动自如……

裴艳玲，以“文武昆乱”不挡的技艺风靡海内外，戏剧大师曹禺将其称为“梨园国宝”。现在，裴艳玲头衔很多，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京剧院院长等。但裴艳玲认为自己只有一个身份：演员。她的生命只为舞台。

裴艳玲出生于戏曲演员之家，她的戏剧生涯十分富有传奇色彩。一岁半开始看戏，四岁半开始登台，童年坐科京剧，后转入河北梆子，最终回归京剧。裴艳玲原名裴信。5岁时，随母亲去外地演出。那天的戏码是《金水桥》，临开演时演秦英的演员突患急病，不能上场，换戏来不及。大家焦急设法之际，小裴信钻进人圈，仰头说：“我能演！”众人惊讶：“你能？”没人相信。但实在是找不到合适演员了，大家只好喊来琴师先拉一段，让她试试，没想裴信张嘴就唱，合音入调，字正腔熟。“行，就让她去吧！”大家一阵手忙脚乱：勾脸、勒网子、对戏词、试戏装……该小裴信上场了，只见她叫板、亮相，还真是有模有样，哪见过这么小的秦英啊？后排观众只有站起来，才能看清台上这个小小点人。整场戏掌声不断，观众似乎沸腾起来……这次事件，奠定了裴艳玲的人生轨迹。漫长的艺术之路，有了一个让她充满自信的起点。

虽为女性，裴艳玲在舞台上却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大武生，“打打杀杀”了半个多世纪。《宝莲灯》、《八大锤》、《夜奔》、《武松》、《火烧连营》、《钟馗》等众多剧目一一演来。她的艺术生涯凝聚着由无数“英雄儿郎”筑就的风采。她扮演的林冲、武松、钟馗、哪吒等形象，为她带来“活林冲”、“活钟馗”的赞誉。上世纪60至80年代，《宝莲灯》、《哪吒闹海》被拍成电影，裴艳玲走进千家万户。1962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观看《宝莲灯》，裴艳玲在剧中扮演沉香。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幽默地对裴艳玲说：“你这个小猴子又变成小沉香了？”又问：“你还会什么戏？”“《八大锤》。”主席笑道：“啊，陆文龙！”裴艳玲又说：“还有《林冲夜奔》。”主席问：“是哪个路子？”“李（兰亭）派的。”主席说：“应该学侯（永奎）派的，北昆的好嘛！”由于毛主席的这次接见和谈话，裴艳玲在李派《夜奔》的基础上，又学了侯派《夜奔》。

裴艳玲对自己的挑战和超越，传递了她“艺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理想，以及不为名利所累、敢于超越的艺术品格。现已62岁的裴艳玲坦言自己的艺术旅程只是个案：“一般来说，武生行当女的到45岁、男的到50岁都差不多了。我这样的情况是比较个别的。我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要多为观众演戏。”接受采访时，她说，她正在谋划排演下一部戏，“要多留下几部作品。”裴艳玲将艺术眼光放得很远。她知道，“一个人再成功也是有缺憾的，要让青年演员上台，为他们创造机会。”现在，河北、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都有她的学生，她多次率年轻人赴上海、香港、台湾以及亚洲和欧洲等地演出、教学。

裴艳玲对戏曲的痴迷超越了常人。她至今仍喜欢时常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遑顾其它。在路上行走，街上的房子和树木在眼中都恍若舞台布景，她想象着人物在其中的活动、故事的编排和推进。《哪吒》是她看电影时“灵魂出窍”获得的灵感，《钟馗》是她从《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身上得到的启示。对裴艳玲来说，艺术无处不在。

裴艳玲说，人不磨不成器，没有年少时的一段苦练和咬牙坚持，没有执着的艺术追求，就没有今天的她。她时常感慨，“我的眼、我的欢乐、我的梦想，以至于生命，都长在

戏剧当介入生活

徐馨

走进我们今天的剧场，虽有北京人艺新作《窝头会馆》，国家话剧院新作《都市圈人》，但在常演剧目中，原创新作、尤其是反思当今社会的新作比例很小。当戏剧介入社会究竟能有多深？

在这个问题上，苏格兰国家剧院排演的《黑盾》，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案例”。

一则苏格兰黑盾军团士兵阵亡在伊拉克的消息引起苏格兰国家剧院艺术总监维姬·费泽丝顿的注意。时任首相的布莱尔刚宣布解散这一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军团，引发社会争论。“这些士兵何去何从？”维姬敲响青年剧作家格莱格里·伯克的手。大量的采访与史料收集，一部名为《黑盾》的戏剧应运而生。普通士兵首次成为戏剧的主角。退役的士兵及士兵的亲友从各地来到《黑盾》上演的城镇。这群士兵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由此成为全英国，继而成为加拿大、美国等国争议的焦点，并被BBC拍成纪录片，成为近两年来苏格兰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黑盾》获得了英国戏剧最高奖“劳伦斯·奥立弗奖”的几乎全部奖项，如今已在英国境内外巡演多次。

《黑盾》的成功，证明了在产品丰富的时代，一部并不浪漫更不娱乐的戏剧，依旧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并无形中加强戏剧这一行业的整体形

